

主编 / 季羨林

龙年谈龙

柯 灵

•

吉林摄影出版社



龍年談龍

龍年談龍

明 吳 元 著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龙年谈龙

何 灵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季羨林, 谷向阳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龙年谈龙 柯 灵 著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1·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柯灵】（1909～）本名高季琳，浙江绍兴人。三、四十年代主要在上海从事进步报刊的编辑与电影、戏剧活动。抗战胜利后曾任《文汇报》主笔，1948年去香港参与创办香港《文汇报》。50年代以来长期在电影界工作，文学创作亦以戏剧、电影文学剧本为主，但同时也写作了大量杂文和散文小品。三、四十年代曾出版散文集《小朋友讲渤》（上海新中国书局1933）、《望春草》（琳林书局1939）、杂文集《市楼独唱》（北社1942）、散文集《晦明》（文化生活社1941）。五十年代以来又出版了散文集《遥夜集》（作家出版社1956）、杂文集《暖流》（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散文集《香雪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长相思》（香港三联书店1981）及《柯灵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柯灵杂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4）等。早期杂文多抨击病态社会，笔锋犀利；散文则多取材于身边见闻，而有深远的寄托；两者均注重文字的锤炼与意境的追寻，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

目 录

作者小传	(1)
望春	(1)
夜行	(4)
文坛巨星的陨落	(7)
雨街小景	(14)
闹市的海鸥	(18)
红楼偶语	(21)
小浪花	(31)
我的人生旅行	(36)
悼赵丹	(44)
文苑絮语续编	(47)
文品与人品	(50)
文字生涯第一步	(53)
书的抒情	(62)
回首灯火阑珊处	(64)
巴金《随想录》的随想	(75)
龙年谈龙	(80)
梦中说梦	(86)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回看血泪相和流 (91)

乡土情结 (103)

万户捣衣声 (109)

画意绵绵 (115)

目

录

望 春

——龙山杂记之六

离开龙山，又是一度月圆。小巷寂静的生涯，已渐觉相安若素；而且俗务困人，每天被琐屑的工作缠绕，也不复再有余裕坐对幽窗，悠然作遐想。只是龙山的望春花，至今还频来相扰，使人难忘。

龙山山腰的宿舍，有一个小小的庭院，种着两树高大的梧桐，三四棵矮小的黄杨，一株望春花。我迁入宿舍的时候，正是风雪连天的寒冬，梧桐早已落叶，望春花也只剩着疏落的空枝；唯有终年常青的黄杨木，还透着几分生意。时节推移，渐渐由冬转春，气候虽已日渐暖和，大地却还沉睡未苏；第一个泄露了春讯的，就是那一树望春。草末曾茁青，树没有抽芽，望春花却在濯濯的枝头，开起了满树银白的花蕾。宿舍里深通世故的女佣，有意无意地说：“望春花开了，春天就快要来了！”

从那时起，不知为什么，我对这满树含苞的望春花发生了好感；而且有些为它杞忧。一天早晨，和同居的朋友在院前小立，我说：“望春花开得这样早，怕等不到春事烂漫，就要零落了吧！”朋友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

望
春

外，他说：“望春真是最难看的花了！枝干僵秃，有花无叶，让它零落了也好！”更出我意外的，此后他竟几次表示对望春的嫌厌。我觉得很不平，有一次对他说了这样带着讽刺的话：“放心吧，朋友！望春花不是为你开的，它并不要你赏识啊！”朋友还说：“谁教它开在这里，让我看见呢？”我恍然，没有再开口。

每天午后，柔阳拨逗着春意，蜜蜂翅上驮着薄薄的东风，在黄杨木上纷飞。同居的伙伴们都到山麓去了，我总独自伫立院前，对望春作许久的顾盼，而且常不免为它担忧：“花开得早，自然也就谢得早，来时寂寞，去时冷落，岂不辜负了大好的春光！”——眼见望春花欣欣地开放，粉妆玉琢，洁白如雪，我越是倾心怜惜，我的隐忧也越是深切。

不幸的预想常常容易实现，望春的残葩，终于在紫槿花红出墙头，春意盎然的一天早晨，被我发现飘零在院中的草地上。我像亲自串演了一出人间的悲剧，心头浸蚀了无名的怅惘。

我曾经决定，要为这素馨的花树写一篇童话：假定望春花是一个追求光明的少女，春天就是她理想的王国。萧杀的严冬使她发愁，料峭的风寒使她颤栗，她决定独自出发，向天涯海角寻觅春天。跋涉了无数山水，饱尝了无限苦辛，当她听见南国的燕子送来第一声呢喃，冬眠的蜚虫打了第一个呵欠，她知道自己的愿望快要达到，激动得发狂，立刻在寂寞的大地上，展开惨白的笑靥，报告了春天的消息。于是风暖了，草绿了，花开了。但

春天刚来，自己却已经憔悴，在春阳温暖的怀中，作了个含泪的微笑，悄悄地离开了人间。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我立下心愿要为望春抒写。但只限自己才分太浅，几回铺笺，几番搁笔，我终于没有写成。

人事倥偬，如今我已离开了龙山，望春花的故事却依然频来相扰，甚至梦见她化为白衣的少女，宛转轻愁，促请我对她践约。几日以前，因事偶上龙山，便中去看看院前的望春，现在已经是绿叶成荫，迥非往日的丰姿了。我想，望春有知，对那过去的旧梦，怕也早如隔世，淡然忘却了吧？果然，那么我的心愿，这样也就算偿了！

1931年5月18日，于占资福庵

于黄浦江的浊流，激起一阵小小的波浪以后，一切复归宁静。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灯光如豆的秘密所在，还有人为了崇高的理想，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中间不幸的，便在星月天光的郊外受着惨毒的死刑。……

你可以这样想象，事实上正在这样搬演；但眼前展现的，却是一片平静。——人海？舀天，红尘蔽日的上海，这是仅有的平静的一刻。

烦嚣的空气使心情浮躁，繁复的人事使灵魂粗糙，丑恶的现实磨损了人的本性，只是到了这个时刻，才像暴风雨后经过澄滤的湖水，云影天光，透着宁静如镜的清澈。虽然路上人迹稀少，可是你绝不会因此感到寂寞。

坐在清冷的末班电车上，常常只有三三两两晚归的乘客，神态逸豫，悠悠对坐，仿佛彼此莫逆于心，不劳辞费。卖票员闲闲地从车座底下拿出票款，——堆堆闪亮的银角，暗黄的铜板，耐心地点着数，预备进了厂就赶快交帐，回家休息。偶尔在无聊中闲谈起来，随随便便，仿佛大家本来就是相熟的朋友；卖票人与乘客在白天那种不必要的隔膜，此刻是烟消云散了。

拖着空车的黄色车夫施施而行，巡捕静悄悄地站在警亭下，也不再对车夫怒目横眉，虎视眈眈。看到这种彼此相安，与世无争的境界，我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想跑上去跟他们攀谈几句，交换一点无垢的安慰，倾诉一点歆慕的心情。

要是腹中空虚，可以随意跑进一家小铺子里去当一回座上客。铺子是小的，店堂湫隘腌臢，花不了多少钱，

却完全可以换得一饱。这里没有什么名贵西餐，满汉酒席，苏扬细点，山珍海馐，精致美味；但你去看看周围的食客，一碗牛肉汤，一碗阳春面，有的外加二两白干，浅斟细酌，品味着小市民式的满足。面对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情，你会不由得从心里尝味到一种酸辛苦涩而又微甘的世味，同时想起那俗滥的诗句，真的是“万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几见月当头？”

浏览一下铺面的景色，又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古朴的陈设，油腻破旧的桌椅，蓝边大碗，寿字花的小酒盅；壁上威武的关公画像，砧板上雪亮的刀子，红色的牛肉，炉灶上熊熊的火光，在满是油污的伙计脸上闪烁，实大声洪的大声叫唤。……这光景会使你自然地想到《水浒》里描写的场面，恍惚回到了辽远的古代。

尔虞我诈的机心暂时收敛了，残酷的杀伐挂起了短期的免战牌。

夜深沉，上海这个巨人睡熟了，给了我们片刻的安静。但我们期待的，不是这种扑朔迷离的幻境，而是那晨曦照耀的黎明。

1935 年

文坛巨星的陨落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

……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士，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鲁迅：《这样的战士》

—

是这样倔强，这样勇猛的战士，他憎恶黑暗，讨厌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猥琐卑怯的“老中国”儿女，愚昧而蛮横的统治者；用他辛辣无比的笔，给他们以剥露，

攻击，毫不妥协，毫不气馁。他被目为叛逆，“堕落文人”；然而他却为无数青年、劳苦大众和一切正义爱好者所敬重，爱戴。

是这样的一位战士——我们的文学巨人鲁迅先生，他在许多明枪暗箭中间，和封建专制、帝国主义、一切黑暗势力战斗了一生，战绩彪炳，如日月经天，现在不幸在昨天（1936年10月19日）早晨五时，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在世界渴望光明的时候，巨星陨落了！

二

昨天午前十一点，我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噩耗，像一股寒流突然袭来，直从头顶贯到足尖。我出神地呆了半天，只觉得心里沉重得厉害，也空虚得厉害。

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战士，对我们苦难的祖国，那损失之大是无可比拟的！——单是就中国新文化运动而言，鲁迅先生写了何等光辉灿烂的一页！

午后一点光景，我和欧阳予倩、姚莘农^①两位匆匆赶到北四川路xx新村鲁迅先生的寓所。没有听见哭声，只有一片严肃的静穆。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眼睛红肿，正陪同几位亲友沉默地进餐，其中有鲁迅先生的三弟周建人，《译文》编者黄源，青年作家田军……

黄源引导我们到二楼鲁迅先生的卧室，是普通弄堂

^① 即姚克。

房子的楼面，鲁迅先生的遗体就安放在一张普通的铁床上，身上覆盖着粉红色的棉质夹被，脸上蒙着洁白的纱巾。黄源先生轻轻揭起纱巾，他的眼睛就红了，接着是低声抽咽。鲁迅先生安详地闭着眼睛，抿紧嘴唇，就像正在安眠。一头的黑发夹着几根银丝，浓墨般有力的须眉，面容显得有点清瘦，却依然是一张严峻的战士的脸。

大家屏息似的沉默着，向伟大的逝者默哀致敬。

离床头不远，靠窗是一张半新旧的书桌，上面杂乱无章地堆着些书籍、原稿，两枝为千万读者所熟悉的“金不换”毛笔，挺然立在笔插里，这是先生用惯了的武器；旁边有一只带盖的茶孟，这也就是先生休憩时享用的奢侈品了。

就是这方寸之地，鲁迅先生不知为天下苍生呕去了多少心血！桌子横头，是鲁迅先生最近笔下一再提到的那张藤躺椅：“我先前往往自负，从来不知道所谓疲劳。书桌前面有一把圆椅，坐着写字或用心的看书，是工作；旁边有一把藤躺椅，靠着谈天或随意的看报，便是休息。”“像心纵意的躺倒，四肢一伸，大声打一个呵欠，又将全体放在适宜的位置上，然后弛懈了一切用力之点，这真是一种大享乐。在我是从来未曾享受过的。”（《这也是生活……》）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